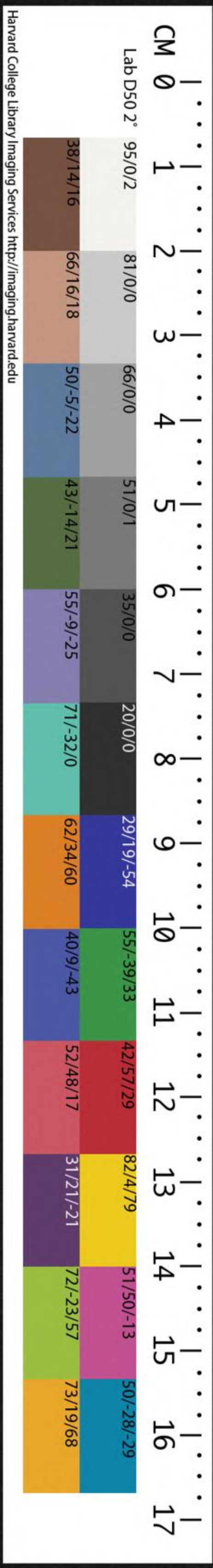


T154/2322(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OF HAY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易堂問目卷之三

詩經

問詩有四始六義五際云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吳鼎輯

四始 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

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呂氏

春秋曰四方之音各有所始南音則塗山女候人

之歌東音則帝孔甲為守門者所作破斧之歌西

音則殷整甲徙西河周辛餘靡處西山所作北音

則有娥二女燕燕往飛之歌

六義 大序曰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五際 漢書翼奉傳曰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 鄭氏六藝論曰卯天

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

際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卯爲陰陽交際三際

午爲陽謝陰興四際酉爲陰盛陽微五際 應劭

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按應說是也

問詩與樂是一是二三百篇果皆樂章與夫子刪詩存

鄭衛而告顏子云放鄭聲先儒說者有謂鄭聲不指鄭詩有謂鄭聲卽是鄭詩孰爲是與鄭夾漈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其說然與

詩卽是樂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名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庶民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按觀左傳季札觀樂則詩無不入樂者程泰之謂

自邶至豳無一詩入樂者悞。

鄭聲卽鄭詩朱子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于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絕其

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悞矣。

詩兼聲義朱子曰聖賢之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

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

問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變。是果詩有異體。而聖人亦嘗爲此言乎。抑或漢儒序詩之失。有未可盡信者與。

陳氏曰。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一而已。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緇衣美鄭武。小戎美秦

襄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文中子亦以豳詩爲變風。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撼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耶。

問詩有風雅頌。皆聖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義。其間不容顛倒錯亂也。然王黍離一篇。不當降之國風。夫不當降而降之者。是卑王室而尊諸侯也。聖人之意。果何如。

與

陳氏曰或論黍離平王之詩聖人列于國風者以周衰降之也此漢儒謬妄之說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小人豈復有教乎不知風雅頌直古人作詩之體耳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製不同而名亦異如豳詩乃成王之事周公之詩亦列于風謂黍離降則豳詩亦降矣今田夫里婦能言鄉土之歌卽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

聖主得賢臣頌卽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問宋何以無風吳楚何以無詩

詩譜曰王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巡狩述職所以不陳其詩亦是無貶出客之義也孔氏曰巡狩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以爲黜陟之漸亦旣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

問二南何時所作若作于文王時則周召未有爵土若作于武王時則何以皆文王之詩

正義曰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

易堂問目 卷之三 五
五篇惟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

問二南或以爲南方諸侯之國或以爲文王樂名其說孰是鼓鐘篇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胥鼓南鄭康成並以南爲南夷之樂鄭夾漈陳祥道程大昌劉炫之以爲卽象箏南箏之南而南箏卽二南之箏然與否與。

陳氏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舞象箏南箏則南蓋文王之樂名也。

按呂氏春秋言四方之音各有所始南音則塗山氏候人之歌是也又鼓鐘篇云以雅以南雅與南皆謂音也。

問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何與。

呂東萊曰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此理之著明者也章氏曰在易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遠也四多懼近也周公近召公遠此二南之詩所以異與。

問周召分陝之說說者謂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旣一則分岐東于周公分岐西于召公一東一西

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不知文王所以分地于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與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安得擅分其地。以與人與。或者謂文王受命稱王。于是乎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分陝于二公。未免自戾。然則分陝之說。果可信與。黃樵曰。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

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

問召公奭。史記以爲與周同姓。姓姬氏。陸氏經典釋文。逸齋詩補傳。以爲黃帝之後。穀梁傳以爲周之分子。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孰爲是與。薊與燕。據通鑑地理通釋。以爲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輿地廣記。以爲薊與北燕竝封。史記正義。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併薊徙居之。孰可從與。

按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漢書云。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陸氏經典釋文云。薊

今涿郡薊縣卽燕國之都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也。蔡敬齋曰召公奭初食采于召後封于薊其後嗣以薊之境内有燕山因改名爲燕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而不及燕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矣。

問采蘋之詩序云大夫妻能奉法度王肅亦云大夫妻助夫氏之祭朱子從之毛傳鄭箋並引昏義教成之祭爲說似有證據諸儒亦多從之果孰是與。

按此當從毛鄭昏義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一也祖廟旣毀教于宗室此亦言宗室一也季子未嫁之稱三也。

問何彼穠矣詩小序與朱子說相同而所云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者其說不一毛傳訓平王爲平正之王謂文王孫武王女李黃集解因之訓齊侯爲齊一之侯朱子云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逸齊補傳春秋莊十一年書冬王姬歸于齊嫁齊桓也莊王于平王爲曾孫齊侯卽僖公孰爲是與東遷以後詩不列之王風而列之二南又何與。

蔡敬齋曰毛氏以文王爲平王則凡廟謚皆可移

易而帝王俱無的號矣。李黃又以為齊一之侯，則千八百諸侯皆可稱齊侯，而春秋所書齊侯亦不能定其為太公之子孫矣，皆非也。齊襄公淫僻，何足美。嫁齊桓者，謂之共姬，近于肅雍之德矣。
按是詩雖作于東遷以後，然以王姬下嫁于諸侯，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庶幾闢睢麟趾之意。此固文王風化之僅存于後世，而可慕者，惡得概列之變風乎？故夫子特簡之以附召南之後。

問騶虞。毛鄭以為獸名，歐陽氏以騶蓋御馬，虞則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以證其說。嚴華谷、王伯厚、郝京山，並從其說。朱子于集傳從毛鄭之說，而存歐陽說于詩序辨之後。二者之說，果孰優與？一發五豝，鄭孔以為獸，雖五豝，矢惟一發，為仁心之至。朱子謂猶言中必疊雙，說亦不同。孰為當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樂官備也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非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又修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嚴粲遂引爾雅不載騶虞為證。然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而顏師古註

相如封禪書亦指引騶虞則不得謂無此獸名矣
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
亦不得謂始自毛鄭矣第朱子謂中必疊雙似非
詩人之意不若鄭孔義似更優 朱公遷曰鵲巢
與關雎對騶虞與麟趾對則舊說爲優

問邶栢舟小序以爲仁人不遇毛鄭從之韓嬰以爲宣
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稱衛宣夫人齊侯女至城門而
衛君死遂入持喪第立齊兄弟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
此詩朱子本嬰向說改爲婦人之詩而意其爲莊姜緣
宣姜見烝于昭伯左傳紀載甚明如嬰向說則衛似有

兩宣公兩宣姜矣至嚴華谷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
見匹夫之志不可奪以爲非婦人之詩是晦菴據列女
傳以變毛氏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菴當孰從與朱
子于詩序辨旣力闢序說而于孟子集註又以爲衛之
仁人見怒于群小則仍用小序之說似朱子亦若無定
見者然何與

胡雙湖曰此詩辭氣誠爲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
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
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况以
下四首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栢舟皆首婦人亦

是一證。

郝敬曰忠臣不得于君與賢女不得于夫情相似。故忠臣常托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

問衛武公之詩如賓筵抑戒皆自警之詞而淇澳一章極形容其立德制行之美國語又稱其耄而咨儆于朝受戒不怠稱爲睿聖洵可無愧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則是以篡弒得國者豈詩詞有溢美與抑史公所記未得其實與。

呂東萊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卽位蓋已四十餘年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旣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問豳詩七月何以不與公劉並列于雅旣爲周公之詩何不名曰周公國風或編爲魯風而乃繫之豳何與。

山堂考索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于雅矣周公作詩意在子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何不名曰周公國風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于王不得謂國風也何不編于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幽雅蜡祭息老物則吹幽頌先儒說者不同一說七月八章上二章幽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繫水土之風氣也中四章幽雅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作酒養老人君

之美政也下二章幽頌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也一說幽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幽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幽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一說謂幽詩自有雅頌今皆亡是數說者理皆可通孰爲當與

按第一說係鄭康成語程子亦以爲然第二說見朱子語第三說見朱子詩傳當以此說爲是第四說係王介甫說非是

問小大雅雅者正也正之爲義不一說序說主政賴濱

象山主理華谷魯齋主體夾漈秦之主聲何者爲長

虞東曰諸儒不一之論往往執此非彼以今疑昔其實四者之說悉備于孔氏之義疏其曰王者政教有大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此主乎政者也又曰體有大小故分爲二此主乎體者也又曰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此主乎聲者也又曰大雅宏遠而疏濶宏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誅此論其辭而亦毘于理者也朱子固已採而兼用之矣今按集傳懽忻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政在是理在是矣辭氣不

同音節亦異則體與聲之說具焉疏義詳盡集傳條貫餘說可盡刪也

問禮有饗食燕三者饗用太牢食主黍稷燕主飲酒而樂無筭伐木一詩言肥牡則同于饗言陳饋八簋則同于食言酒者或筐盞之而名醜或茅縮之而名滑或一宿成之而名酤而又有坎坎之鼓蹲蹲之舞則同于燕三禮一時並用何與

虞東曰首章畧君臣而言交誼二三章乃言設燕之事極品物之豐酒食之盛隆禮備樂而常恐恩意不至以取咎致愆故乘暇而飲以相樂所以永

終此和平也。三禮無一時並用之事。詩人特備言之。當或饗或食或燕之時。而通用之以爲樂歌耳。而此詩末言飲湑。則用之燕禮爲多也。

問小雅十月之交。朱傳。天左旋。日月右旋。日行遲。月行速。堯典。閏月定四時。蔡傳。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行少遲。月行尤遲。兩傳皆出朱子手筆。而左右遲速不同。張子正蒙。日月五星逆天而行。而又有少遲則反右之說。何與。

朱子曰。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于天。一日恰好一周。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歷家只筭所退之度。却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

問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序以爲刺幽王。傷今而思古。故詩中孝孫曾孫。皆指天子說。朱子則以爲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方社田祖之祭。故詩中孝孫曾孫。皆指公卿說。語類答吳必大。又以爲畿內諸侯。摠註又有四篇卽是豳雅之說。孰爲是與。

按四篇中。竝無傷今思古之意。卽楚茨自昔何爲。

一語乃指抽棘莢黍言亦非傷今而思古也序說非矣朱子以爲公卿有田祿者則又不合禮記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此云小大稽首則非公卿詩較然矣左傳哀十七年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禮記正義曰嫌一國兩君故避之則畿內諸侯其臣亦不得稽首也祊祭惟天子諸侯有之少牢饋食禮無之此云祝祭于祊則非公卿也周禮大司馬有祀方之文禮記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此云以社以方來方禋祀亦非

公卿也鼓鐘送尸樂具入奏皆天子禮少牢饋食禮無之則亦非公卿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萬壽攸酢壽考萬年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等語亦非公卿所敢當也惟朱子豳雅之說得之甫田大田有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曾孫來止田峻至喜之文正與周禮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之文相合考朱子于豳風豳頌旣皆以爲成王詩則豳雅應亦如之則四詩斷爲成王時周公所定之樂章也

問楚茨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毛鄭異義毛以肆爲陳于牙將爲齊其肉此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以肆爲肆其

骨體于俎將爲奉持而進之。此是饋食時事。其說孰長。
秦味經曰：今按楚茨所言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
牛羊下當言殺牲。其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
方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却朝踐一節矣。
况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頴又相複。則鄭
義不如毛義之長。朱子從鄭者。朱子以爲公卿之
祭本無朝踐一節事也。

問鳧鷖詩序以爲守成而漢唐宋諸儒皆定爲祭之明
日。繹而賓尸之樂。固已。但毛傳則以爲燕宗廟之尸。鄭
箋則以首章之在涇。喻燕宗廟之尸。二章之在沙。喻燕

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
在澗。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之在壘。喻燕祭七祀
之尸。何所見與。朱子集傳不從鄭而從毛。第毛鄭遵大
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言。朱子謂工歌指主人。毛鄭又
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
尸燕飲而受其福祿。孰爲是與。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
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澗。在壘。皆水旁爾。
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詩經傳說彙纂曰：朱子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

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于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問周頌言成王成康先儒說者不同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韋昭及鄭賈孔並以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非成王誦其說從序郊祀天地爲言係周公所作不得稱成王誦朱子則從國語歐陽說以爲祀成王之詩噫嘻言成王毛傳訓成是王事之王執競言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毛鄭孔並訓康爲安言成大功而安之歐陽氏以爲卽成王誦康王釗朱子從歐陽以爲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而又採韋昭呂叔玉指執競爲樊遏卽九夏之韶夏夫九夏作于周公何得有昭王以後之詩入其中朱子之說不兩岐與至下武成王之孚則從毛鄭訓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而以諸儒之訓成王誦者爲不然又與訓周頌諸篇不一例何與

朱子語問康王如何無詩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按蘓氏轍李氏樛駁成王康王之說曰成王非基

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按洛誥言
基命定命皆指成王何言成王非基命之君乎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言成康繼明以照于四方耳至
以時邁執競思文爲九夏之三說始于韋昭按九
夏見于周禮其辭旣不盡傳執競之爲韶夏未有
以見其必然或以其音節相合遂取其詩以當之
不必定以爲周公作而強說成康之義也

問豐年序以爲秋冬報也鄭箋以秋冬報爲嘗烝蓋據
烝畀祖妣爲說王安石以爲祭上帝陳祥道曰祖謙以
爲季秋大饗明堂曹粹中以爲秋冬大饗及祭四方八

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朱子以爲報賽田事
之樂歌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雖並以爲報而所指不
同孰爲當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詳觀此詩言黍稷之多倉廩之富
而得爲此酒醴以饗祖考洽群神祀事無缺而百
禮咸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也考祀典秋
冬大報上自天地以至方蜡靡祀不舉祀則有樂
是詩槩爲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斤所祭爲何神
也

按此報祭卽月令祈年大割臘祀之祭諸儒或以

易堂問目 卷之三
爲上帝或以爲宗廟或以爲田祖方社其說皆是
但偏舉則未備耳至大饗明堂自有我將一詩不
必以豐年相混。

問離序云禘大祖也鄭箋以大祖爲文王孔疏以爲周
公成王禘文王之事以詩中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
王安石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東萊以太祖
爲后稷行禘禮之時以文王武王之功告之太祖朱子
不從序說以爲此武王祭文王之詩皇考烈考皆指文
王當孰從與。

詩經傳說彙纂曰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譽與后
稷之意以吉禘于文王則與序不協恐屬序誤故
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盡
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云云是武王
之祭文王劉向固先言之矣。

問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訓載爲始鄭
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朱子泛以爲諸侯助祭乎
武王廟之詩而訓載爲語辭末章箋疏以爲天子諸侯
均受多福而朱子則以多福緝熙于成王義亦稍別當
孰從與。

按此章當從毛鄭說安溪云若泛言諸侯助祭則

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廟而作此歌乎。其說是也。

問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諸儒多從序說。惟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又云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蓋以爲報而非祈。二者之說。其義孰長。

詩經傳說彙纂曰。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况噫嘻詩序以爲祈穀。只言農夫盡力于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獲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

則非報之樂章明矣。若以類諸豳之七月。雅之大田。則當次于風雅。今次于頌。則爲王者之樂章明矣。從古說爲是。

問魯頌所作之人。駟序云史克所作。漢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所作。而王肅則云四篇皆史克所作。孰爲是與。

山堂考索曰。駟序云史克所作。是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閼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班固王延壽等謂魯頌奚斯作之。謬矣。

問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傳春分元鳥降帝率簡狄祈于郊禘而生契孔疏引月令文為証謂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乃史記稱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中候契握亦云鄭箋從之諸儒多左鄭而右毛朱子作集傳乃不取毛而取鄭以為當時恁地說必有此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其義果何如與

歐陽氏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

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識緯諸書故于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問詩四家之目起于何人傳于何人顯于何時

按四家魯齊韓毛也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齊詩起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盛于徐敖漢時齊魯盛行韓詩惟燕趙間好之三家並立學官毛詩至平帝始立至後漢又黜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眾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浸微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存

而益微故毛詩獨行至今

問逸詩之見于經傳者凡幾

周禮趨以采薺註云逸詩以下同

諸侯以貍首為節

論語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素以為絢兮春秋傳趙衰賦河水祭公賦祈

招宋公賦新宮國子賦轡之柔矣莊二十

二年田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

我友朋襄五年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

不令集人來定襄八年鄭子駟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二十七年君子曰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昭四年子產曰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乎人言漢儒林傳有歌驪駒釋曰詩逸篇

周禮

問周禮有三不可信之說云何

蘓子由曰王畿千里無地可容甸稍縣置之制一

不可信孟子公侯百里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二

不可信井田溝洫之難通三不可信

吳容齋曰王城外為郊其地四同郊外為甸其地

十二同甸外為稍其地二十同稍外為縣其地二

十八同縣外為畺其地三十六同合之為王畿千

易堂問目 卷之三
里傳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觀齊魯之分封與周禮合與孟
子不合也井田溝洫卽孟子九一什一之法又何
難通之與有

問周禮篇名異見七處云何

正義曰周禮名異者見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
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
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正經三百
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

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
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按正義欠確存之以備一說

問周禮官名稱伯稱師稱人稱氏稱司稱典稱職稱掌
不同其義云何

章俊卿曰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者長
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爲法也
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鄭云以其
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之
類鄭云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

氏保氏之類。鄭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司裘、司市之類。諸言司者，專任其事。事由于已，故以司言。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典。職幣、職內、諸稱職者，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言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則暫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纒，掌次、張是也。二如掌徵、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爲，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

問三農生九穀。三農，鄭司農以爲平地、山澤。康成以爲原隰及平地。九穀，司農以爲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崔豹古今註：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孰爲可從。

按三農，敬齋以爲高陸平原，下隰是也。九穀，當從康成。賈疏云：秫與稷黏，疏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之處少，故亦去之。食醫云：凡膳食之宜，犬宜粱、魚宜苽，故知有粱、苽也。

問太宰九職九賦。是一是二。九賦，宜卽九職之民所出。然亦有有職無賦，賦不係職者，何與其載師任地之賦，卽九賦也。閭師任民之貢，卽九職也。分爲二職，賦與貢果有二與。鄭註有地賦、口賦之異，其說然與。天府、內府。

司會俱兼言九賦九功。司書兼言九職九正。所謂九功九正者，同與異與。載師征賦有十一，十二，二十而一，二十而三，二十而五之不同。鄭氏以爲輕近而重遠，豈先王之賦不皆什一，而有內輕外重之不同與？

按九職惟臣妾閑民業微無賦。外此皆出其所有之物，以供國賦。九賦惟幣餘之賦，出自官府。九式用度之餘材，外此皆不外乎九職也。閭師任民所貢之物，卽九賦所歛之財賄，下供之曰貢，上取之曰賦。其實一也。後鄭地賦口賦之說非。邦中之賦至邦都之賦，以王畿千里之地，每面各五百里。

別其遠近爲六等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爲王畿之境。故亦名豎，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此邦中之賦也。又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又曰近郊十一，此四郊之賦也。自遠郊以及甸，稍縣都其賦數皆同于近郊。其曰關市之賦者，關在遠郊界上，市在城中，與門關相聯。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也。載

師云遠郊二十而三此關市之稅也關在遠郊故以遠郊言之又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山澤之賦也山澤在甸稍縣都之地故以甸稍縣都言之關市逐末故稅稍重山澤所出乃天地自然之利用力少而爲利多故稅最重幣餘之賦非九職之稅故列于末九賦亦謂之九功以其出于人功也九職亦謂之九正以其爲國之正稅也九職九賦非有二稅載師閭師互主其事而非有二職也

問周禮有六寢五寢六宮九室之不同宮人職掌王六寢之修鄭註路寢一小寢五隸僕職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鄭註以爲五廟之寢其說然與丙宰職后有六宮而喪大記君夫人又有路寢此與王之路寢同與異與考工記匠人職內有九室九嬪居之鄭氏以爲九嬪分居后之六宮而以九室爲九嬪治事之室然與否與按鄭註六寢是也其註五寢非是天子七廟無五寢之禮五寢卽小寢五也王六寢之北有后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正寢亦謂之路寢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是也六宮之後有九室九嬪所居其有事當在后六宮中共治之鄭註非

問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為溝此猶兼溝涂而言之至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不同若此何與說者謂畿內采地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其說然與

章氏曰周人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于遂人也或曰

成間有洫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洫與澮溝之大者于成舉洫于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又曰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

問司馬法甸出一乘是五百一十二家而一乘司徒法邶出一乘是百二十八家而一乘多少不同何與

章氏曰邶備一乘輿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以馬牛車輦卒伍受法于司馬稍人亦以縣

師之法聽于司馬俱謂調發之實數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作邶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蘓秦說齊宣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已二十一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

按周禮地官稍人掌邶乘之政令卽是邶出一乘之法

問周法九夫爲井八家同受而大司徒乃有一易再易之田卽不易之田亦有萊田五十畝何與

按不易者八家同受一井之田一易者八家同受二井之田再易者八家同受三井之田而不易之

萊田五十畝又以別處不可盡井之田另給之故耕則同耕易則同易而非田之法不亂也耕之卽爲田用以播種休之卽爲萊用以畜牧

問周禮有正歲有正月有正月之吉不同何與鄭氏以正月爲周之正月正歲爲夏之正月信與

蔡敬齋曰正歲者一歲之首十日爲正月上旬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也正月之吉者專言正月朔日也政令必于朔日行之者則稱正月之吉有不拘定朔日卽二日以至十日皆可行者則稱正歲必如于一月中可行者則稱正月也周官言正歲必

上接歲終歲終者此歲之終正歲者來歲之始相連言之猶今人稱殘歲新年云爾如布憲正月之吉卽小司寇之正歲若鄭氏以正月爲周正正歲爲夏正則布憲于建子之月已憲禁令而宣布于四方小司寇乃至夏正建寅之月已隔兩月始令羣士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不已後期乎至周官純用夏正者周月篇所謂周雖以建子爲正而敬授民時巡狩祭享仍自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故也故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及冬至夏日至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皆以夏正言也

問周禮役法不一國中則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與

張子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等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問周禮取士之制有三塗云何

章氏曰有諸侯三年一貢士之法侯國之士有卿大夫

論秀之法王畿之士有大司樂教國子之法

問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每裸用兩彝
賈疏鬱鬯共齊皆配以明水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
鄭鍔則云王裸后亞之故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孰
爲是與六尊六彝名各不同裸則用彝獻則用尊而明
堂位鬱尊用黃日鄭註卽黃彝則彝與尊又無別書詩
春秋左傳並云秬鬯一卣周禮鬯人廟用修鄭註修讀
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則卣與尊又無別何與

按裸用二彝鄭鍔王酌其一后酌其一爲長黃彝
又謂之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名之蓋分言則有

彝有尊合言則統名尊耳卣所以盛秬鬯故
人掌之至裸時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鬱人掌
之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盛五齊三酒不以
盛秬鬯註疏謂卣卽獻象之屬則六尊六彝皆裸
器而無獻尊矣其悞可知爾雅云卣中尊也並不
訓爲獻象之屬

問犧尊之見于經傳者不一而其說各殊周禮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鄭註獻讀爲犧明堂位鄭註犧讀爲
沙孔疏沙讀爲娑鄭鍔以爲獻本戲字之悞犧與戲同
音其制周禮註疏云飾以翡翠魯頌毛傳孔疏以沙爲

羽飾明堂位鄭註以沙爲畫飾孔疏沙鳳皇也刻畫鳳皇于尊其形婆娑然魯頌疏兩引阮謚禮圖謂畫爲牛形王肅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楊慈湖又以牛之大者爲沙何楷從王肅說而仍讀爲娑謂享以駢犧叶降福旣多亦音娑凡此音旣不同制亦各異孰爲是與

按王肅據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此說爲是謂畫翠羽畫鳳皇畫牛形者非也犧旣爲犧牛之犧則讀當如字而讀沙讀娑者亦非也明堂位以犧爲周尊是

周之獻以犧爲首故直曰獻尊獻亦當如字謂當讀作犧及齊人聲悞與戲字之悞者亦非也

問祿有圭瓚璋瓚有謂王灌以圭瓚后亞灌以璋瓚者禮記祭統周禮典瑞及內宰賈疏也有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者小宗伯鄭註王制孔疏也有謂王祿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祿以璋瓚者詩棫樸篇鄭箋朱傳也孰爲是與

按祿禮王圭瓚后璋瓚后有故則宗伯攝之諸侯未賜圭瓚亦用璋瓚棫樸詩左右奉璋乃文王爲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祿亦非宗伯攝行之祿鄭箋

泛引殊欠分曉。

問天子冕服十二章見于虞書甚明。而周禮司服鄭註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故冕服九章。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鄭註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天子九章而魯反十二章與。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亦九章。豈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與。

楊信齋曰。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若謂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

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旒。冕服之章。莫不皆然。劉執中曰。交龍為旒。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為旒。周之裳。不去其虎雌矣。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

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此周禮也。鄭以為魯禮。魯安得稱王。悞亦甚矣。

問周禮司服。王服有六。而冕止于五。禮圖以為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以為大裘襲袞。與袞同一冕。故止五冕。禮記儀禮。又有禕冕。曾子問諸侯禕冕。覲禮侯氏禕冕。先鄭以為即鷩冕。後鄭以為自袞以下。皆為禕冕。孰為是。

與其旒玉之數鄭氏註弁師衮冕前後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每旒十二玉其自公侯以下玉數隨旒數而減而又添孤四旒再命大夫二旒之說鄭鏐則云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王昭明又依九命分爲九等有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二旒旒皆十二玉之說諸家不同孰有當與

按大裘而冕大裘上加衮衣故與衮同一冕陸說是也如另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矣禫冕卽鷩冕先鄭是後鄭非如鄭鏐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別五冕實止一冕耳此不足信天子五冕旒數減

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降殺以兩皆取陽數鄭氏註弁師爲是而所添四旒二旒則非王昭明公侯以下亦十二玉旣非所云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二旒則通大裘之冕其爲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其誤可知

問周禮大行人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其數不同何與

禮器鄭註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聘義所云七介五介三

介乃謂其使者也。孔疏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諸侯七介七牢舉中言之也。按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

問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其數不同何與。

鄭註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陳氏禮書曰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問冬官之缺信已其五官之中亦有缺亡與。

章氏曰儀禮有嗇夫之官而周禮不載國語有司商之官而周禮不錄說者謂冬官之屬故缺然嗇夫農官也司商財官也宜皆屬于地官而不載者意五官之中亦有亡缺。

儀禮

問儀禮有五可疑之說云何。

宋樂史儀禮五可疑一疑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一疑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一疑聘禮

易堂問目 卷之三
與周官掌客不合。一疑喪服一篇非周公書。一疑儀禮不及王禮。

吳容齋曰考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此儀禮也何謂班固並不著儀禮何謂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別錄篇次定于劉向其子歆反遺之耶喪服一篇康成大書子夏傳矣史記明言秦焚書書益散亡于今獨有士禮矣不及王禮又何疑焉且國家典禮又安能數十年不一變掌客不同聘禮又何議焉

問禮家言宮室制度堂北中央爲室室東西有左右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鄭賈以爲天子諸侯得有左右房大夫直有東房西室敖君善陳祥道則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孰爲是與書顧命孔疏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房卽室也信與

按大射儀及鄉飲酒禮記言左房註疏以爲卽東房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右房是西房也賈疏謂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敖君善謂卿館于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証佐最明至夾室則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夾室前堂卽內則之左達右達書孔疏謂房卽夾室非

是陳用之曰少牢士冠禮鄉飲房戶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鄉射記言左房蓋言左則有右言東則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實與天子諸侯同可知

問布席之法考之儀禮昏禮燕禮鄉飲酒鄉射禮大射儀等篇凡南向北向之席皆以東為上東向西向之席皆以北為上而曲禮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與儀禮相反何與曲禮之說亦有證與

南向者東上昏禮禮賓主人徹几筵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燕禮司宮筵

賓于戶西東上大射儀司宮設席于戶西南面卿席賓東東上

北向亦東上燕禮諸公降階西北面東上

大射儀諸公降階西北面東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

西向者北上鄉飲酒記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立位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

東向亦北上鄉飲酒記西序之席北上又記立位云立者東面北上

面者則北上

按儀禮所陳是堂上之席曲禮所陳是室中之席室中之席以近于奧者為尊故昏禮同牢之席夫西而婦東西則當奧而尊東則當窆而卑也

問少牢大夫禮較特牲士禮加隆乃自主婦獻尸以至尸饗其儀節視特牲大簡是卑者反詳尊者反畧何與人制禮損益之節也

按特牲無償尸禮故詳少牢有償尸禮故畧此聖人制禮損益之節也
問少牢饋食有償尸不償尸之異一說攝祭者不償尸一說上大夫償尸下大夫不償尸一說償與不償事故適然祭有大小禮有損益不分上下大夫三者不同孰爲當與

第一說係漢儒舊說鄭氏以爲不然第二說註疏之說第三說郝敬之說

按春秋書猶釋說者以爲釋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據諸侯有廢釋之時則上大夫容有不償尸之事理或然也

問特牲少牢償尸旅酬之禮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皆兩番旅酬而後及無筭爵其不償尸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註疏以爲無旅酬直行無筭爵其說然與

按經云交錯其酬亦謂兩番旅酬註疏無旅酬之說非是特牲禮旅酬有兩觶西階一觶卽主人酬賓之觶奠而未飲者阼階一觶乃兄弟弟子舉觶

易堂問目 卷之三
于其長兄弟奠而未飲者賓坐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此賓與兄弟旅西階一觶也長兄弟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與賓互相酬以徧此兄弟與賓旅阼階一觶也以上爲旅酬正數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以下爲無筭爵問禮器言經禮三百中庸言禮儀三百疏家以爲周禮朱子以爲儀禮孰是

朱子曰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

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且有三千條按正義謂三百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非是

易堂問目

卷之三 儀禮

三

府

